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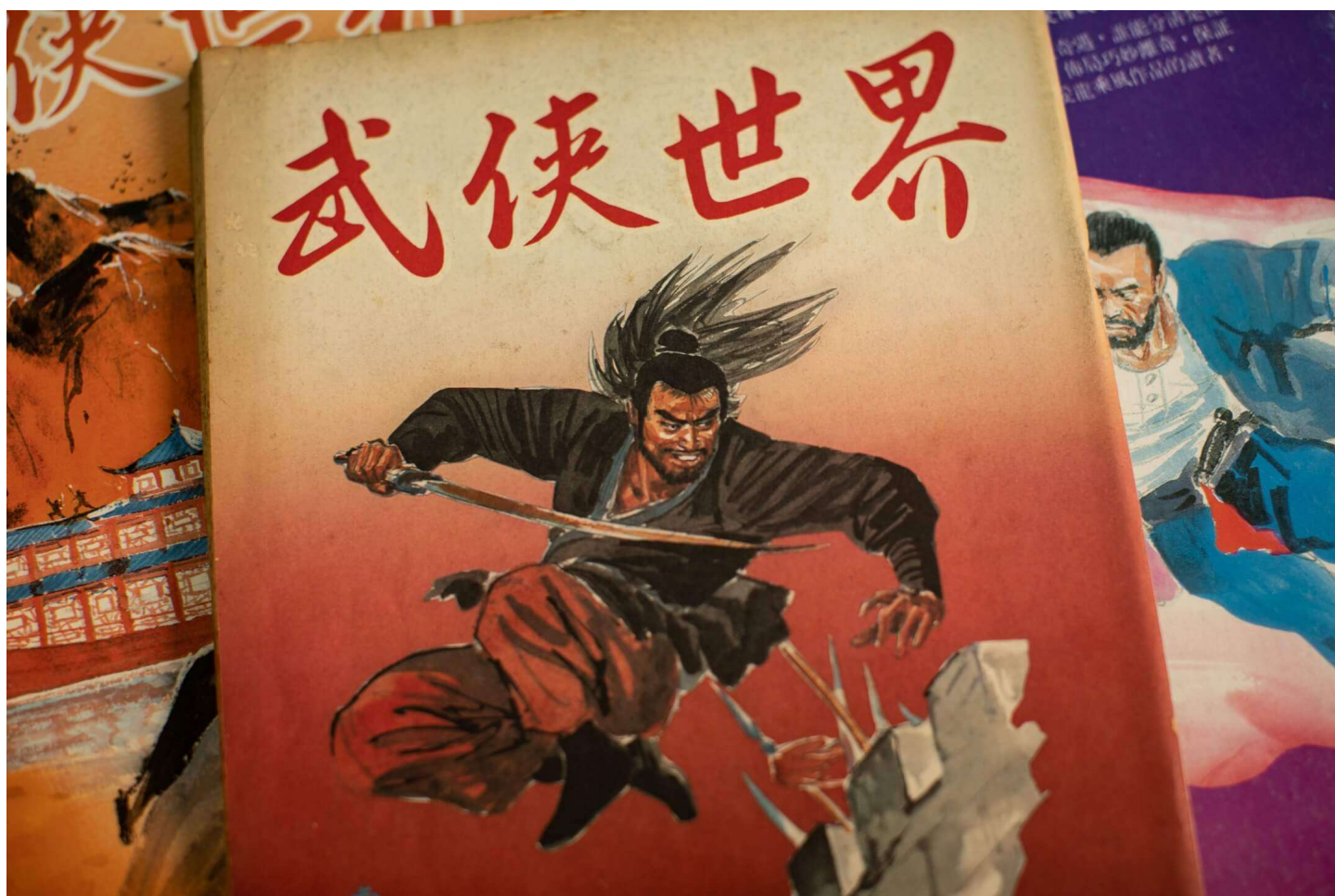


深度

# 一个甲子的句号：香港最后一本武侠杂志衰亡录

“武侠不是过时，武侠也不会过时。只能说，这种形式的武侠走到了要完结的时候。”

特约作者 仲櫛因 发自香港 | 2019-04-22



今年年初，香港最后一本武侠杂志《武侠世界》却也行至末路，于1月15日宣告停刊。摄：Stanley Leung/端传媒

武侠巨匠金庸旧年10月离世，今年年初，香港最后一本武侠杂志《武侠世界》却也行至末路，于1月15日宣告停刊。“来，想知甚么尽管问。”油塘工业大厦的杂志办公室里，身为社长、也是作家的沈西城坐在大班椅（老板椅）上对我说，而其时，他与总编王学文正在处理寄给订户们的最后一期。

就是这样，在距离这本老杂志诞生一甲子的时光中，距其发源地上环有一个维港的距离下，他们对我像谈论一个人的生平事迹一样，细数这本香港武侠杂志的风流，与殒落。

## 比武掀旋风

《武侠世界》于1959年4月1日由商人罗斌创立，为其出版王国“环球图书杂志出版社”旗下周刊。作为60、70年代知名的传媒及文化界大亨，罗斌在书刊以外，还先后创立了《新报》及“仙鹤港联影业公司”。

故事要追溯到1950年代中期轰动港澳的“陈吴大战”：1954年，澳门白鹤派传人陈克夫与香港太极拳代表吴公仪，于报章上就武功高下互不相让，一轮笔战后，演变成签下生死状的公开比武。全城大小报章无不紧贴报道。事后，《新晚报》看准热潮，找来梁羽生于报上连载《龙虎斗京华》，后再连载金庸的《书剑恩仇录》——“新派武侠小说”之风由此刮起。极具生意头脑的罗斌见状，索性创办了全港第一本武侠杂志。

**“你知道当初一本杂志的成本是多少吗？”记者一顿，他随即揭盅：“是零！”**

《武侠世界》创刊号以首任总编兼武侠小说作家蹄风的《铁掌雄风》和金铎的《虎侠擒龙》打头炮，唯历经搬迁与火灾，早期杂志已不复见。六十年后，沈西城回忆曾在杂志上刊载作品的名家，几乎尽揽当时港台两地良将：“诸葛青云、卧龙生、柳残阳、古龙、倪匡、秦红、张梦还、司马翎……后进的也有黄鹰、黄易、温瑞安、萧玉寒……”数之不尽，干脆一锤定音，“总之除了金庸和梁羽生，几乎全都上过《武侠世界》。”

须知1950、60年代，杂志尚为人们主要消闲娱乐，武侠热潮加上罗斌的长袖善舞，在全盛时期，以本地及海外华人市场计，一期销量便高达一至两万本：“台湾和东南亚都有我们的



读者。”那时，《武侠世界》是半月刊，初期售价为8毫，销情理想下迅速加价至1元，也变为周刊。后多次加价，最后卖28元。而如此风行的杂志，背后其实只有五、六位编辑在工作。打理杂志22年之久的沈西城问记者，“你知道当初一本杂志的成本是多少吗？”记者一顿，他随即揭盅：“是零！”



最后一期的《武侠世界》在香港报摊发售，售价28元。摄：Stanley Leung/端传媒

## 废纸变银纸

与现今杂志相反，《武侠世界》是一本完全没有广告、单以读者购买为唯一收入的杂志。当中仅有的电影广告和保健药品广告，也都是来自罗斌自家旗下的“仙鹤港联影业公司”及“峨嵋药厂”。而其所以能以零成本点石成金，全因老板罗斌手握《新报》和“环球”两把利刃。

“《武侠世界》是以《新报》报纸剩余的头头尾尾，用自家印刷机印制而成的。发行商‘吴兴记’是罗斌老友，杂志每1元卖出去，罗斌就有7毫子（7毛）回笼。假设每本成本4毫子，一本便赚3毫。卖一万本，一周赚3,000元，一个月便进帐万多元！那是云吞面卖3毫子一碗的年代，你说赚得多厉害！”

除运用《新报》的剩余物资，罗老板也利用“环球”把小说的价值“最大化”。一份稿件投进罗斌手，最少在集团里转三个圈：“最先，（作品）一定登在《新报》，之后轮到杂志，质素还可以的便结集在‘环球’出书。”若小说有幸被拍成电影，便会转到集团的第四个齿轮“仙鹤港联影业公司”再搾取利润，倪匡早期的作品《女黑侠木兰花》便是这“一鸡三味”的例子。

“《女黑侠木兰花》是先出书，后在《武侠世界》连载，最后再拍成电影的。那时单行本每本45,000字，他一本本的写，由千字十元写到千字一百元，再要加稿费时，罗斌吃不消了。他应该是当时稿费最高的作家。”写到70年代，倪匡就此转投《明报》阵营。

除倪匡的《女黑侠木兰花》和《六指琴魔》，数《武侠世界》咤叱一时的连载，必是金童的《仙鹤神针》。它除了以连载和单行本的方式为“环球”进帐，也是“仙鹤港联”在影业初试啼声的第一炮，由于叫好叫座，因此小说前后被拍成三部电影，令“仙鹤港联”声名大噪。“仙鹤港联”中的“仙鹤”，便是因著电影成功而命名。

“最先，（作品）一定登在《新报》，之后轮到杂志，质素还可以的便结集在‘环球’出书。”若小说有幸被拍成电影，便会转到集团的第四个齿轮“仙鹤港联影业公司”再搾取利润，



俠義傳奇中篇故事

# 飛花逐月

臥龍生·文

## 前文提要：

前文書至蕭寒月設計誘敵之策，金陵傳誦趙兩蘭能配製長生神丹的事，不脛而馳，有些人還繪聲繪影，如親眼目親一樣，張嵐和應天府捕頭王守義見初步計劃生效，再和蕭寒月商量，在永樂堂藥室佈下暗槍，專候敵人上釣，一天黃昏，趁狂風暴雨潛入一個黑衣樓面人，在藥室將趙兩蘭要脅，限她在第三日中午時分，把二十七種配製神丹的藥材親自送到秦淮河畔，自有人來領取。來去自如，張嵐，王守義等捕快全未發覺，可見黑衣人的輕功之高，是一流高手，他們只有亡羊補牢，希望在秦淮河伺機緝捕，趙兩蘭商裝村姑送藥，蕭寒月喬裝賣物小販……

## 情急試身手

## 仗義救嬌娃

蕭寒月心中也在奇怪，這番佈置，早經商定，由張嵐帶着王府侍衛，易容改裝，負責在岸上保護趙兩蘭的安全，王守義、蕭寒月負責水上，怎的竟不見張嵐等人。  
小船剛離岸，忽見一個身穿黑衣粗布褂的村姑，直向村女奔了上來。  
王守義心中一驚，低聲說道：「蕭老爺，看看船。」她步聲，急行過去。  
蕭寒月少女已和村女會合，村女把手中的花布小包交給了蕭寒月。  
但是，她兩人卻沒有急於離開的樣子，對立交談。  
王守義本是快步追趕，現在，卻放慢了腳步。  
他已經追得很近，看得也很清楚了，那村女果然不是趙兩蘭。  
蕭寒月沒有說話，那村女兩眼閃閃地望着他。  
果然，是大半個鐘，都被蕭寒月留住。  
現在，王守義那村女只有七八尺的距離而已，她又舉起了鐵鎚王手，連起幾步散髮，面目清晰可見。  
王守義呆住了，他看了無數奇案，江南名捕，自稱得道名，但從未遇到如此巧合的惡案，同樣的時間，同樣的衣裝，一樣的花布小包。  
那村女回頭來，看了王守義一眼，微嘆一笑，牽起蕭寒月的手，低聲道：「跟，跟我到東船上看看好麼？」  
蕭寒月少女搖了搖頭，嘆了口氣道：「小妹，有什麼好看的，那是女人買藥的地方，姐姐每兩如紙，陰風黑雨，我怎麼可能把妳丟下水去。」  
「跟，我只是看看就離開！」村女的口氣，真是哀求。  
但見一艘與岸邊的小船上，突然站起了兩個船夫打扮的大漢，一躍登岸，攔住了即將登岸的小舟的蕭寒月少女和布衣村女。  
這一仗伏兵突出，看出了王守義的才智，江南第一名捕，果有不凡之處。  
王守義急奔如飛，追到河畔。  
那布衣村女似乎有些害怕，躲在了蕭寒月少女的身後。  
蕭寒月少女却是十分沉着，看了兩個大漢一眼，道：「兩位是……」  
左首大漢笑了一笑，道：「問我們的頭兒吧！」  
蕭寒月少女回頭看了急奔而至的王守義一眼，道：「問他……」  
王守義接道：「不錯，是我讓他們攔住妳

綠衣姑娘有些無可奈何的道：「好吧！坐一下就得走。」  
兩人轉向秦淮河行去，就從王守義的身側行過，王守義聞到了那綠衣少女身上的脂粉香氣。  
吳老爺看了兩個少女的背影，王守義搖搖頭，嘆一口氣，道：「怎麼這般巧合？」  
「恐怕不會這樣巧合，而是一個巧妙的設計？」  
王守義轉臉看去，不知何時，蕭寒月已站在了他的身後，怔了一怔，道：「蕭老爺，你是說……」  
蕭寒月苦笑一下，道：「她穿着同樣的衣服，在約定的時間到了秦淮河，但她不是趙兩蘭，趙兩蘭……」

卧龙生的其中一个连载系列。摄：Stanley Leung/端传媒

“这个金童是台湾人，真名就是卧龙生。”原来当时罗斌妒忌金庸，于是从台湾买来小说《飞燕惊龙》改作《仙鹤神针》，又将卧龙生易名作金童，“‘童’和‘庸’读音相似，此举既是鱼目混珠，也是要与金庸打对台。台湾人亦不在乎笔名怎样，有稿费便可。”

## 稿费买断版权 回佣求发表

60、70年代，香港各种杂志如雨后春笋冒起，沈西城说，只要成为稍有名气的作家，一人同时爬几本杂志的格子，基本上也能有不俗的生活。“《武侠世界》的稿费以两张原稿纸1,000字起计，不论写满与否，有多少标点符号一样照计。其时名气高如倪匡者千字百元，一般的几十元不等。一期小说连载最少交4,000至5,000字，一个月下来也有几百元。同时写几本杂志的话，不发达也够你买楼！”他笑言作家之中以古龙最“叻”（厉害），常常一句一行。

在今日“IP”（知识产权）盛行的世代，版权是保护作品的常识，保障日后作品被使用所带来的潜在利益。但远在一本小说也不过几毫子的年代，一次稿费已是买断了故事的所有使用权：当故事变作小说的形态便是“环球”的资产，变作电影的形态则归“仙鹤港联”拥有。“作者是没有版权的，所以后来有些作者自称拥有小说版权，拜托，不要说得那么响亮，罗斌先生不出声只是不去和你计较。”他替罗老板不忿。

《武侠世界》名声响，上过杂志随时可变作单行本甚至影视作品，如此大好平台，自然吸引各路文坛英雄跃跃欲试，稿件也如雪花一样四方八面而至。然而杂志每期只能容纳约10个连载，哪怕是港督执笔，也要等上一个连载结束，才有空间让新小说上阵。如此机制下，名气较弱的便扭尽六壬为小说争取出场机会。“有人会找你套交情、请你吃饭，甚至回佣给你。举例一期稿费3,000元，作者为求被选中刊登，枱底下回佣给编辑500元。这当然是不对的，但从前就是这样，我也是做了社长才知有这种不成文的行规。”罗斌对此知而不语，“这些事不损害公司，他由得你。总之你拿你的著数，他就是铁了心决不会加人工的。”是故沈西城自1996年出任总编，至2002年与罗斌共事6年，人工始终“如初”，只有12,000港币。



《武侠世界》销路好，稿件供应充足，每期无风无浪即如印钞一样“袋袋平安”，但沈西城还是摇头道，“这本杂志从没被罗斌看在眼里。”无他，只因“环球”全盛时期每月出版17本杂志，更赚钱的珠玉在前，“《武侠世界》是最不赚钱的一本了。”

在一本小说也不过几毫子的年代，一次稿费已是买断了故事的所有使用权。



《武侠世界》往期封面。摄：Stanley Leung/端传媒

## 金庸狙击，三足鼎立

《武侠世界》悠悠一甲子，虽不至于惊涛骇浪，却也未算水波不兴。杂志创刊未够一年，金庸便出手狙击：“金庸见《武侠世界》办得好，1960年1月便推出《武侠与历史》，以自家《飞狐外传》压阵。”至1970年代，再有《武侠春秋》加入战团。《春秋》的背后，是盛极一时的《姊妹》杂志老板张维。武侠杂志遂成三足鼎立之势：《武侠与历史》主打金庸，《武侠春秋》以古龙作卖点，《武侠世界》则打著金童、诸葛青云等“台湾帮”的旗号。

时日远去，汰弱留强，市场最终仅余《武侠世界》过渡至21世纪。三家中每一著棋如何影响成败，只有局中人知晓。“金庸想以自家招牌撑起销量，奈何他无法同时兼顾两本小说，这边厢在《明报》写完一个，那边厢《武侠与历史》又写另一个，根本顾此失彼。权衡轻重，当然是《明报》重要。”是以其连载一去，《武侠与历史》的读者亦跟随而去；而《武侠春秋》，据沈西城的说法，则是因为“台柱”古龙写著写著突然失去踪影，故杂志撑不下去。

“《武侠世界》一直有赖台湾作家勤力供稿，因此出版稳定，长写长有；我们比另外两家懂得知怪识俭，单是用免费的剩余报纸，成本上已占优。”早期杂志加入不少插图，《武侠世界》内不少插图和封面均出自著名画家董培新之手，这亦是《武侠世界》质素较两家高之原因。后因成本考虑而渐渐减少。近年杂志封面也以电脑修饰旧图重用，以节省开支。为了方便读者重订多期，甚至一年的份量，编辑部也曾印制少量硬皮合集，可惜反应一般。

站在最现实的金钱角度，《武侠世界》并没有“赢”得甚么。“能生存这么久，那是因为根本没人和我们竞争。在别人眼里，这不过是块猪头骨、鸡肋。”沈西城阑珊干笑。

“《武侠世界》一直有赖台湾作家勤力供稿，因此出版稳定，长写长有；我们比另外两家懂得知怪识俭，单是用免费的剩余报纸，成本上已占优。”



## 物终换，星终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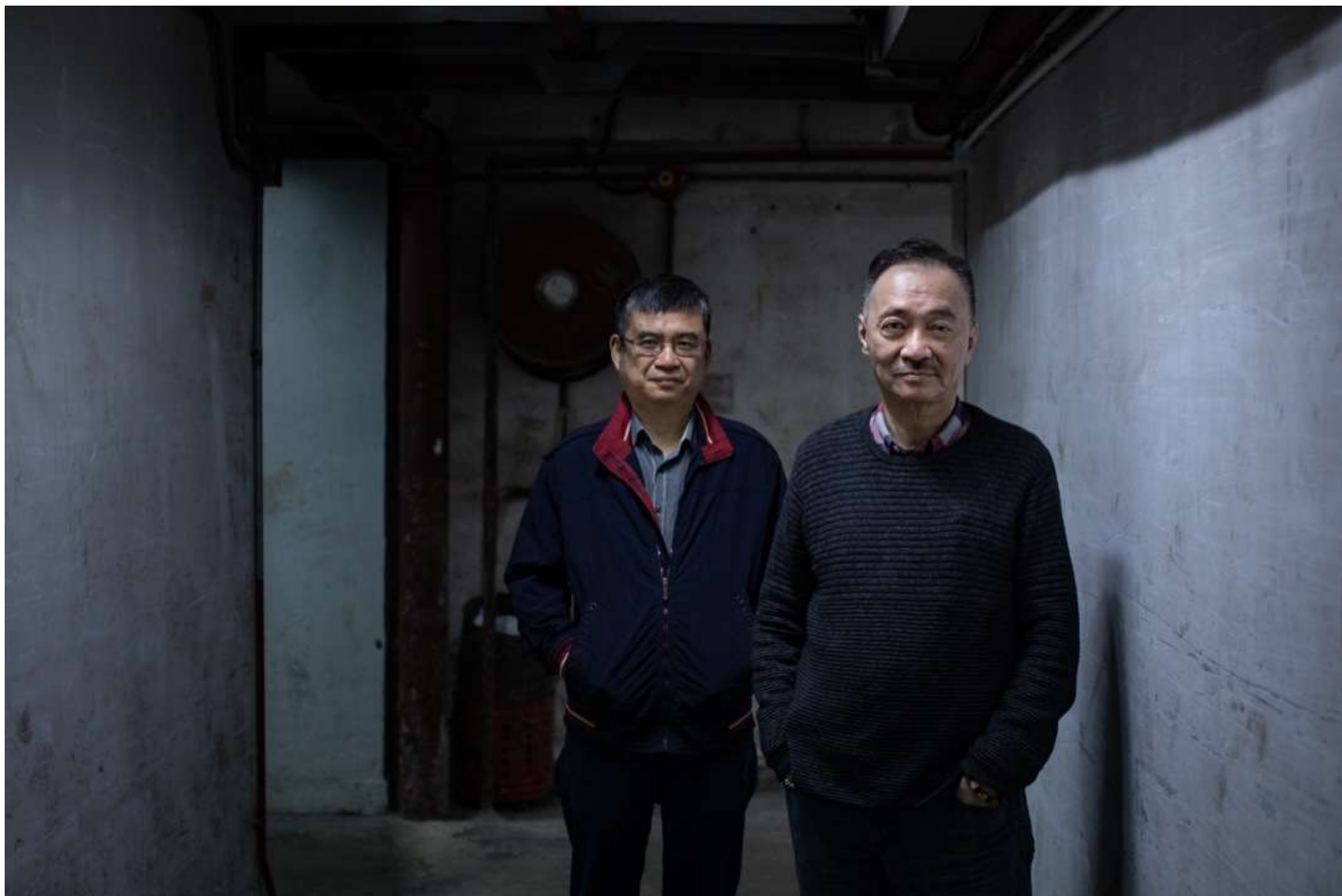
好风顺遂地告别了80年代，亲台的罗斌看淡97前景，旗下资产能卖则卖。至2002年，罗家全面撒离香江，《武侠世界》便以20万元卖给沈西城和王学文。“罗斌先生办印刷、钉装，想每个环节也赚尽，脑袋叻到晓飞（精明地不得了）！本来我也不懂做杂志，跟著他6年就学会了。”罗斌是沈西城的伯乐，旧日常邀他到办公室聊天，“他一边说我一边听，慢慢就学会了怎样用人和营运。”

或许也是从罗斌身上学到的营商智慧，买下《武侠世界》的20万元，沈王二人从未真正从腰包掏出来。“发行商先帮我们支付，我们每期出了人工后，再慢慢扣钱还给发行。”见是无本生意，便觉可以一搏，“如此便16年了……”沈西城叹。

读者会随旧时代一起老去的。杂志本来是每期多则20万字，少则15、16万字，有鉴读者年纪渐长，杂志近年把字体放大。新一代对武侠的热情减退，加诸网络世界涌现的各式娱乐信息，这个无本生利的算盘走到2010年已打不响。在一旁的王学文尴尬又无奈地笑，“我们已许久没出粮（支薪）了。”

去年下半年，印刷厂告知印刷费将大幅上调近一倍，二人锱铢较尽，无力回天。王学文说，“我们的读者都是老人家，坦白说走一个少一个，许多订户的杂志都寄到老人院去了。这是他们的娱乐和精神食粮，如果有办法我们也很想做下去。但无奈印刷成本太贵，我们又不能加价加得太多，始终老人家的负担能力有限。”

而在沈西城眼中，《武侠世界》的末路有部分属非战之罪。“现在根本找不到小说登。老作家一个一个过身，没新人接得到班，年轻一辈中文水平低下，像样的作家愈来愈少。”无计可施，近年杂志唯有旧稿重用，或在内地找网络小说刊登。“如果现在有出色的、有份量的作家，我们一样可以办下去！问题是现在连镒（炒菜材料）都无，叫我如何炒碟好菜呢？”



不忍老来目睹《武侠世界》面目全非，沈西城（右）与王学文（左）二人情愿把迄立60年的牌匾好好封存。  
摄：Stanley Leung/端传媒

“武侠不是过时，武侠也不会过时，那群侠传一打开全是武侠，不过是转换作年青人喜欢的形式去呈现。只能说，这种形式的武侠走到了要完结的时候。”

杂志经营困难的消息在江湖上引来问津，一番接洽，思前想后，二人最终还是放弃了这道最后活门。王学文踌躇道，“有些人的感觉不似有心想把杂志经营下去，目的更似是看中当中大量的故事版权。”不忍老来目睹《武侠世界》面目全非，二人情愿把屹立60年的牌匾好好封存。

从高峰期两万余本的销量下滑至接手时的8、9000本，杂志的晚年一期仅卖千余本。世道多变，乾坤运转，雄姿英发的一方豪杰走到风烛残年，沈王固然无奈，却也自觉虽败犹荣。“一期卖千余本，一个月也卖近5,000本，跟现时市面上的杂志相较，这数字毫不失礼。”通知订户退回余额的停刊信一封一封寄出，对得起杂志也对得起十多年来支持的老读者，二人坦然面对书报必然的自然衰退。

“武侠不是过时，武侠也不会过时，那群侠传一打开全是武侠，不过是转换作年青人喜欢的形式去呈现。只能说，这种形式的武侠走到了要完结的时候。”“这本杂志不是没有价值，我们培养了许多大名鼎鼎的作家。历史任务完结了，那就在适当的时候把它结束吧，也算是个合情合理的结局。”

青山改，绿水断，日薄西山，后会知何处。





《武侠世界》全书完。摄：Stanley Leung/端传媒

香港

武俠

如果你喜歡  
就分享給更多人吧



---

## 热门头条

---

1. 专访黄秋生：如果有机会走，留在这里也没什么意思
2. 早报：法国巴黎圣母院发生严重火灾，尖顶倒下，屋顶坍塌，钟楼安全
3. 中国农村有2000万单身汉，为了娶媳妇，他们都经历了什么？
4. 东京大学入学致辞：年轻人，等着你的，是一个无论如何努力也得不到回报的社会
5. 巴黎圣母院大火现场：“我希望这个孩子还能看看它最后的样子”
6. 2019金像奖：为什么黄秋生赢了周润发，而《无双》胜了《沦落人》？
7. 力求在40岁前退休，这些美国年轻人每月只花收入的四分之一
8. 早报：香港金像奖《无双》揽七奖成最大赢家，黄秋生封影帝却劝告不要学他
9. 早报：视觉中国网站因“黑洞”牵出国徽版权风波，深夜遭官媒批判并被约谈
10. 斯里兰卡连环恐袭逾200死，是“猛虎”复生还是“圣战士”开辟新战场？

---

## 编辑推荐

---

1. 最后一个月：台湾同婚将上路，跨国伴侣“一国三制”未解
2. 导演傅榆自述：如果已经没有伤，我可能就不会哭了
3. 杜卿：作为“记忆之场”的巴黎圣母院，透过脆弱寻回神圣价值
4. 斯里兰卡连环恐袭逾200死，是“猛虎”复生还是“圣战士”开辟新战场？
5. 一个甲子的句号：香港最后一本武侠杂志衰亡录
6. 劳工自媒体人危志立被捕，妻子郑楚然“假装”自由
7. “好”玩的游戏：伤残玩家与超人游戏
8. 美如仙境的火药库：拉达克探秘



9. 从实习到退休，台湾投入的“狗生”，是什么样子？

10. 王晟：渡劫856年——巴黎圣母院的毁坏与重建